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270
23 April 1981
CHINESE

安全理事会

第二二〇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4月23日星期四上午11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多尔先生	(爱尔兰)
<u>成员国</u> ：	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察赫曼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加巴先生
	巴拿马	奥索雷斯·铁帕尔多斯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西班牙	德皮内斯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乌干达	奥温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多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签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11时4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1年4月10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434)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加拿大、古巴、埃塞俄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本叶海亚先生（阿尔及利亚）、若热先生（安哥拉）、洪加武先生（贝宁）、莫登先生（加拿大）、马尔米耶卡先生（古巴）、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埃塞俄比亚）、耶洛内克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拉奥先生（印度）、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印度尼西亚）、希勒先生（牙买加）、卡西纳先生（肯尼亚）、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巴巴先生（尼日利亚）、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康特先生（塞拉利昂）、富里埃先生（南非）、哈密德先生（斯里兰卡）、阿卡波-阿依昂约先生（多哥）、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弗尔霍尔兹先生（南斯拉夫）、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戈马先生（赞比亚）和曼格温德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巴西代表的信，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提议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主席)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按照第2267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仍是按照第2267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的外交部长阿里·巴巴先生阁下。我欢迎他来此与会并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巴巴先生（尼日利亚）：首先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您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这一极其重要的职务。您所代表的国家与我国始终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因此我深受鼓舞，希望您担任安理会主席能为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自决和民族独立事业带来福音。由于爱尔兰的民族本性和历史原则，它始终是民族压迫的反对者，是非洲解放事业的朋友。因此，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能在您的英明主持下召开，是十分有幸的。

我还希望借此机会，祝贺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阁下提出了一件重要的报告。该报告载于S/14333号文件。秘书长的报告忠实地反映了造成今年一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执行前会谈失败的原因和当时的情况。鉴于对日内瓦会谈失败负有全部责任的南非当局竟对秘书长个人和他崇高的职位进行诽谤性攻击，而他的报告却是非常清楚、客观和公正，因此，我们对他怎样赞扬都不会言过其实。

(尼日利亚)

联合国大会1966年10月27日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承担了对该领土的直接责任。大会这一行动宣布，南非彻头彻尾没能保证纳米比亚本土人民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福利，因此南非已拒绝履行它对该领土的神圣责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从法律上终止了南非的委任统治，导致大会于1967年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唯一合法的管理当局。当前，在赞比亚大使保罗·卢萨卡先生孜孜不倦的领导下，该理事会将帮助纳米比亚，做好最终独立的准备。

1971年6月21日国际法院——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宣布：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国际法院的裁决如下：

“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留驻是非法的，南非必须立即撤除其在纳米比亚的行政机关，结束其对该领土的占领。”（咨询意见，第133段）

大会，甚至安全理事会，也都通过了若干决议和决定，重申了联合国对纳米比亚所负有的特别责任，敦促南非撤出其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集这些决议和决定精神的总和，为西方联系小组的计划提供了基础，为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铺平了道路。人们普遍认为，第435（1978）号决议为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提供了一个公正、公平的基础。

今年一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执行前会谈，是在联合国秘书长与所有有关方面——特别包括南非在内——进行了广泛、彻底的协商后举行的，而会谈之所以失败了，完全是因为南非代表团团长断言，实施他本国政府、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西方联系小组以及各前线国家三年前就已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还为时过早。那个方案的要点是什么呢？要点有：鉴定停火协议；建立非军事区；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在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反对任何内部解决的办法。

南非公开对抗联合国，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已有十五年了；南非对无辜的纳米比亚平民百姓施行蛮横的暴力和屠杀，已有十五年了；南非强把14岁以上的纳米比亚青年征入所谓的本土民兵，使纳米比亚人打纳米比亚人兄弟阋墙，已有十五年

(尼日利亚)

了；南非在邻国造成死亡和破坏，也已有十五年了。而南非竟然说现在结束在纳米比亚的暴力和苦难还为时过早，现在接受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还为时过早。这不仅是冷酷无情、不负责任的话，而且是恬不知耻对联合国——一个致力于和平与人权的世界组织——的权威和威信的挑战。南非故意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障碍，来阻挠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执行。直至日内瓦会谈，联合国都一直卷在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无休无止的谈判的恶性循环之中。所以，南非在日内瓦的所作所为，与其在国际上欺诈的表现如出一辙，是非常相符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南非在日内瓦对它的西方朋友竟然也是如此的轻浮傲慢，毫不尊重。

尼日利亚无非是因为实际需要才接受西方的计划的。我们原以为西方五大国自己已经对该计划承担义务。我们曾希望这将结束种族主义压迫者野蛮、系统地迫使纳米比亚人民遭受的惨不堪的痛苦。自从日内瓦会谈以来，南非政权的行为比以前更趋下流。它一再违反诺言，背信弃义；它捏造口实，指责联合国不公正，似乎联合国是一个没有成员国的抽象物，而联合国的成员国却包括支持第435(1978)号决议的南非的西方朋友。

南非还说，要开始执行比原计划已晚了三年的方案，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南非代表团在日内瓦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团以及各非洲国家代表团所受到的挑衅性侮辱，只有南非代表昨天在安理会所作毫无掩饰地暴露面目的发言，才能与之相比。一个剥夺其本国大多数人政治权利和公民权的政府的发言人，居然高谈阔论保护和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一个即将举行所谓大选而实则赤裸裸地违背所有民主原则包括多数人统治、公民自由和成人普选权在内的国家的发言人，居然大言不惭地呼吁尊重“纳米比亚的基本民主原则”；这不仅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而且是对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和人类尊严的一大嘲笑奚落。我们完全不能接受富里埃先生自称代表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说话这种虚妄的傲慢谬误主张。

(尼日利亚)

南非在日内瓦不知羞耻的表现，必然使它的西方朋友感到十分难堪。人们自然会期望西方联系小组采取新的积极行动，重新把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推上正轨。实际上这个计划本来就是它们提出的。使人遗憾的是，我们所听到的是联合国的计划需要修改之类的暗示和声明。这些修改计划的要求和建议来自滥行开发纳米比亚自然资源，从中牟利的那些国家，人们不能不怀疑它们别有居心，从好的方面来说，充其量也是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计划究竟有何不妥？

我要讲清楚一点：尼日利亚绝不接受无论在何种藉口下寻求在联合国构架以外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企图或花招。我们认为——我相信，这也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看法——在纳米比亚独立之前，只有联合国对该领土负有主要责任。第435(1978)号决议的所有规定仍然有效。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要改变或修改该决议。西方联系小组对它本身和国际社会都负有义务。国际社会对该小组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克制，以保证435号决议的执行不再拖延。南非曾经接受了该决议，它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冲突唯一的另一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经认真地以政治家的风度接受了该决议。我相信，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履行其诺言，订停火协议，并对尊重南非人民长期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和人权作出适当的保证，使计划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得到执行。

安全理事会现在举行的这一系列会议，对联合国的将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十二个以上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外长向本次会议发出的信号，不应该被低估。因为，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上周在阿尔及尔开会时，占联合国成员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不结盟国家的外长和他们的同僚们，以极负责的态度，充分估计了南非在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政策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他们指出南非的军用飞机担负着灭绝种族的残酷使命，杀害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等

(尼日利亚)

南部非洲邻国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毁坏他们的家园。他们还指出，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军队也在他们的搜索——毁灭行动计划中加紧了大规模的杀害和镇压。去过执行这些行动计划的地区的人报道说，在那里几乎家家都有人死亡或失踪。如果相信这一说法，估计大约有20,000至50,000个老百姓因杀害、虐待或拘留而死亡。这种大规模灭绝种族的行动如不立即停止，其后果对纳米比亚的将来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都是极为严重的。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被驱策围捕，并且不经过合法程序就被监禁。他们的支持者一概都成了折磨、威胁和暴力的对象。最近，纳米比亚青年被征入南非继续扶植的种族军队。南非希望通过这些种族军队，来破坏将来的纳米比亚政府。

难道我们还需要等到南非在纳米比亚完成其灭绝种族的大规模行动吗？难道还需要等到南非把它邻近的非洲国家狂轰滥炸成了一片废墟，使人们回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大屠杀的情景时，我们才能断定南非在国外的侵略行为和它在纳米比亚的暴行已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在南非继续肆无忌惮地蔑视安理会的权威，亦即意味着藐视国际社会全体的意志时，难道安全理事会——人类维持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最后的希望——还能继续表现无能为力吗？

甚至说服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来审议整个国际社会不断遭到难堪的局面，都是很不容易的。南非的西方支持者争辩说，由于一般的道德和正义准则以外的某些原因，现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不会使该领土更接近独立。一个主要依靠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种族主义政府，一个无视联合国，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甚至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利用纳米比亚做跳板，对毗邻国家发动罪恶侵犯的政府，现在竟被吹捧为不可触犯的神牛。有人告诉我们要克制，但却没有人对种族主义分子提出这样的劝告。对种族主义分子不断犯下的暴行连提都不提，更不用说谴责了。纳米比亚事业是解放我们整个非洲大陆的长期斗争的最新阶段比我们面前任何紧急任务都更重要。

(尼日利亚)

我们已在这个讲坛多次说过，今天我们还要重复指出，期望与一个被恐怖主义和赤裸武力冲昏头脑的政权、与一个将自己的繁荣建筑在人类的苦难和痛苦之上的政权进行任何建设性的对话，是毫无意义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几十年来坚持违反国际法原则，至多也只是一个为国际社会唾弃的政权。考虑到它侵略邻国的不光采历史，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南非的行为已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破坏，应该迅速、严格地对南非采取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有效措施。如作其他的辩解，十足是自欺欺人。争辩说与种族主义者进行所谓建设性的对话是可取的，甚至是可行的，那是太天真、不现实了。正如我国总统、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谢胡·沙里加先生阁下最近在伦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

“西方大国利用它们在联合国的地位，来阻拦所有争取实行经济制裁的努力，而只有经济制裁才是能不流血地促使种族主义者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唯一有效办法。

“令人遗憾的是，南非及其支持者还没有从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被压迫人民的意志终会胜利。莫桑比克是这样，安哥拉是这样，津巴布韦也是这样。同样，不管力量多么悬殊，占南非和纳米比亚人口多数的非洲人的意志最终也会胜利，因为正义在他们一边，上帝在正义一边。

南非政府在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执行的关键问题上采取推诿手法，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多年来在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中扶植纳米比亚的内奸，尽管它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和支持者采取了残酷镇压、折磨和恐吓的政策，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由联合国监督举行的选举的结果，仍然十分没有把握。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联合国只被安排在选举中担任监督任务，实际选举工作还将由南非的官员主持。阻挠纳米比亚问题得到解决的那些人没有从津巴布韦所发生的事中吸取教训，实在令人浩叹。纳米比亚人同其他爱国的非洲人一样，决不会同意将一个傀儡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

(尼日利亚)

在这一点上，安全理事会必须扫除各种牵制战术的障碍，坚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公平待遇和自由，奋起迎击南非对安理会不断蔑视和顽固的违抗。最近，安理会的威信不断遭到放肆的藐视。不仅为了安理会本身，而且也为了它那垂危的威信，安理会都必须这样做。

如果南非拒不认识凶事的预兆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就必须按照自然的公理和平等的原则，运用它们的实力和威望，来支持联合国的努力，为纳米比亚问题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但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支持必须是真心诚意的，而绝不能是虚情假意的。由于西方没有采取行动和它们公开的支持，南非已经变成了一个蛮横不可理喻的怪物。西方必须对受它们保护的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既然南非已走上了对抗而不是合作的道路，西方必须对它实行经济制裁，更好的是支持安全理事会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

至于我们自己，我们重申，我们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祖国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余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们希望安理会的成员国时刻牢记，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特殊责任。只要南非还在坚持实行其应受指摘的占领政策，联合国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种族主义统治在纳米比亚的不人道的机构还没有彻底摧毁，只要还有纳米比亚人不能享有人类尊严和自尊，纳米比亚国内和流放在外的受压迫的纳米比亚人的向往和意愿就还没有实现。

但是如果到本次辩论结束时，安全理事会由于南非支持者的阻挠，仍然不能采取行动的话，我想及时提出警告：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非洲国家面前始终存在着其它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那些办法可能比加强武装斗争的做法更为激烈。非洲国家、不结盟国家以及它们的朋友们，决心坚定不移地继续给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一切爱国的纳米比亚人以全面的支持，直至上帝所赐予的祖国每一寸土地都从种族主义的压榨下解放了出来。我们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

主席：我很感谢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在开始发言时对我国和我本人说的亲切友好的话。

蔡赫曼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国代表团一直赞赏地注意你如何运用外交技巧和才智来执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各项重要任务。我们祝你继续顺利地执行这一职位的任务。

代表们纷纷赞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外交部长彼得·弗洛林大使在安全理事会三月份主席任内履行职务的情况。现在我要再一次感谢他们所说的亲切和赞赏的话。

全世界正在极为密切地注视着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举行的会议。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外交部长都来参加会议，就是强调这些会议的重要性。在此，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他们表示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强调地表示支持非洲各国所关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非洲统一组织通过的几项决定中已扼要说明，在今年四月十日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来信中也已阐述。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已通过了二十年，今天，纳米比亚人民仍然被剥夺自决权，这就构成了对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挑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是紧急而必要的。我国代表团赞成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并作出有助于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

鉴于南非所持的立场，继而因为今年年初日内瓦会谈失败，不结盟国家在新德里举行的外长会议上吁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在经济领域对南非采取全面的强制性措施，借以迫使南非结束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曾经重申以上各项要求。同时，阿尔及尔会议还提到，南非继续在纳米比亚推行占领政策，帝国主义国家对此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负有部分责任。

非洲国家集团还在 3 月 24 日的声明中对纳米比亚境内及其周围地区的危急局势表示了深切关注。在那项声明中，非洲国家表示反对美国公开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津巴布韦外交部长在这次辩论中理直气壮地说出下面一段话：

“显然，西方联系小组十分不情愿，半心半意地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一致施加压力，使其与联合国秘书长合作执行联合国的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计划。对此，我们非统组织十分失望。”（ S/PV.2269，英文本第 56 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仅仅在几天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奥斯卡·菲舍尔给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特别会议的祝词中，再次扼要说明了这一立场。祝词中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早日公正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只有南非共和国被迫放弃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只有它的盟国行止支持这一种族主义政权，纳米比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要求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共和国采取全面的强制性措施，其中包括石油禁运和更为严格的武器禁运。”

不久以前，某些帝国主义集团曾三番四次试图阻止或至少推迟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辩论。手段之一就是提出所谓的新建议。这种手法一点也不新奇，而且容易识破。其目的在于暗中破坏第 435(1978)号决议，即联合国的纳米比亚计划，进一步拖延纳米比亚问题的全面解决，并阻止采取有效措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与此同时，从大众传播媒介的一些报导中可以知道，现在正有一个阴谋，想强迫纳米比亚人民接受一部宪法，借以保护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一政策是假手一些傀儡来实施；这些傀儡由南非撑持，绝不代表纳米比亚人民。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所有这些都是非法种族主义统治的背景下发生的，而南非则利用几万名恐怖成癖、侵略成性的雇佣军在这个国家维持这种统治。 这些所谓的建议等于又一次违抗这个世界组织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中已经表达的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意志。 联合国迄今为了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一切努力，就会因此归于失败。 这些花招使得所有希望迅速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人们深感忧虑。

那些把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斗争污蔑为恐怖主义的人，那些支持种族主义政权、亲法西斯主义政权和其他残暴政权而又让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在他们的领土内维持下去的人，正是现在冒称有权命令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有权选择他们国家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形式，从而行使真正的自决权。 所谓的建议却主张在纳米比亚取得独立之前就制定一部宪法，等于剥夺这一权利。

远在1966年，联合国就撤消了南非占领政权作为纳米比亚管理当局的委任统治权，在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的自决权和民族独立之前，由联合国负起对该领土的直接责任。 联合国在有关的决议和决定中一再表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上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民组，并要求采取有力措施，使纳米比亚尽快取得独立。

德国统一社会党于四月中旬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发出呼吁，重申我国与一切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革命人士和爱国者亲如兄弟，紧密团结。 呼吁的结尾说：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将继续始终一贯地履行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与所有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战士亲如兄弟地团结在一起。”

因此，社会主义德国一贯坚持革命的德国劳动阶级反帝反殖的伟大传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一如既往，与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积极团结一致，并将继续向前线国家提供援助。

我国代表团愿继续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争取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从而尽到我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责任。

主席：我特别感谢我的同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对担任主席的我所说的友好的话，因为说这些话的代表团在上个月担任主席，把这项工作处理得很好。

下一位发言者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现在我请他发言。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首先，我要表示感谢安全理事会让纳米比亚理事会有机会，在联合国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极为紧要的时刻，就这个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主席先生，我还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你在事业上成就卓越，又对联合国事务有广泛的了解，一定能凭你的才智和对联合国里讨论的纳米比亚问题的复杂性的深刻理解，领导会议的工作。我们深心感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彼得·弗洛林大使非常干练地处理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事务。

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 385(1976)号决议导致了几项倡议，使联合国更有希望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后来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其中包括第 431(1978)号、第 432(1978)号、第 435(1978)号以及第 439(1978)号等决议，详尽地说明了安全理事会的政治立场，以确保纳米比亚尽快过渡到独立。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花了很多时间，运用了许多技巧，协助安全理事会进一步谈判在独立前的过渡期间由联合国派人驻在纳米比亚的问题。由于秘书长的努力，联合国已准备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一旦接到通知，立刻发挥它的作用；但是今年一月在日内瓦召开执行前会谈时，南非却采取种种行动蓄意破坏谈判。

秘书长在作出努力时，指望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前线国家、尼日利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以及另外一些国家给予全力支持，因为这些国家关切地注意到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不断从纳米比亚境内对独立的非洲国家发

(赞比亚)

动侵略性的攻击，以致国际和平与安全不断受到威胁。

虽然有几个西方国家也参与国际社会努力迫使南非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但人们普遍感到，这些国家只是半心半意要向南非施加压力，而且它们是促成南非采取不妥协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谈判的讨程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已向世界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与温和的政治立场这两种难能可贵的特点。尽管许多有关方面作出了努力，但还是没有取得成果，其原因在于南非继续拒绝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

南非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来阻挠联合国计划的实施。它继续在纳米比亚境内耍花招，以便把权力交给某一伙人，而大家都知道这伙人对纳米比亚境内的南非利益集团平素都是谄媚奉承。为此，南非在1978年12月进行了那次所谓的选举。安全理事会第439(1978)号决议强烈地谴责了这次所谓的选举程序，并宣布这是完全无效的。尽管有安全理事会的这一决议，南非后来还是继续从事它的阴谋诡计，企图设立所谓的部长会议，来进一步巩固纳米比亚境内的部落分子和支持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分子的地位。南非采取了这些行动之后，又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建立一支“领土军队”和颁布法令强迫纳米比亚人民普遍服兵役。这些措施违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显然是企图尽量挫折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自决独立的愿望，以便南非加强它对纳米比亚的控制。

南非的行动表明，它并不想对国际社会的倡议作出建设性的反应。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继续努力，想永久地剥削纳米比亚的人民和资源。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继续袭击并残杀纳米比亚境内境外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和干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必须立即停止这种野蛮行为。自从执行前会谈因遭到南非破坏而失败以后，不结盟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已着手处理纳米比亚问题，并建议联合国采取尽可能严厉的措施。今年二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重申，不结盟国家运动全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决、自由和独立以及包括沃尔维斯湾在内的领土完

(赞比亚)

整的不可剥削权利。会议重申支持和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并与他们团结在一起。不结盟国家的部长还吁请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急速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终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国，包括在座的三个西方的常任理事国，几乎没有例外，都已毫不含糊地指出，南非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既然如此，西方成员国为什么偏偏不能停止支持南非留驻纳米比亚呢？为什么还执行15年前美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交给联合国的委任统治权呢？

去年在塞拉利昂弗里敦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已需求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的制裁，迫使它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今年三月大会举行第三十五届第二期会议时郑重要求，

“安全理事会紧急召开会议，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对南非施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确保南非立即遵守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大会第35/227A号决议，第29段）

1981年4月15日，安哥拉、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国家元首以及津巴布韦的外交部长在罗安达开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审查了南部非洲的事态发展，并在公报中特别强调指出，他们对以下两件事情感到严重关切：一是南非对前线国家的侵略行为次数增加，二是屡次企图和威胁要扰乱和破坏前线国家的政府。他们还严重关切地看到南非政权继续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他们的公报还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纳米比亚境内非法政权采取了越来越强化的镇压措施，而且制造了一种新的既成事实，目的是使它的傀儡看起来似乎合法。

罗安达最高级会议根据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立场，重申各国元首支持安全理事会所订的联合国计划，强调指出紧急需要执行该计划，不再迟延、搪

(赞比亚)

塞，提出保留意见或修改。他们强调指出，起草联合国计划的西方五国有责任确保这项计划得到执行。

今年4月16至18日在阿尔及尔开会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各国外长，也赞成要求联合国制裁南非政权。

这个政权野蛮的种族主义镇压政策已遭到国际社会谴责，但它继续违抗联合国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和决定。它在侮辱、虐待、杀害纳米比亚人民并掠夺他们的资源时，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事实上，十多年期间——也就是，自从1966年以来——联合国一直在设法与南非达成某种和解，有时采用批评的方式，有时采用哄骗的方式，有时采用调解的方式，但都是徒劳无益。因此，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显然还是渺茫的事，联合国亟须采取强制措施。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南非始终置之不理；因此现在安理会应该考虑采取措施，以便有效地迫使南非遵守它有关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

大会在1967年设立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纳米比亚独立以前的唯一合法管理当局；它已经仔细考虑拟写决议草案规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制裁。纳米比亚理事会与其他有关各方进行了磋商后，深信所交换的意见大有助于这次辩论中将要审议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行动对付威胁和平与破坏和平的事情及侵略行为，而这三点都是南非立场的特征。

我不必要详细研讨比勒陀利亚政权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的种种行为。我只需要指出，南非一再利用联合国负责管理的纳米比亚的领土，对独立的非洲国家从事侵略活动。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新闻机构都有大量文件证实这一情况。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1978年5月6日，安全理事会第428(1978)号决议谴责南非进攻安哥拉。安理会还决定，如果安哥拉领土再次受到侵犯，安理会将再次开会，以考虑

(赞比亚)

“ 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的有关规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

(安全理事会第 428(1978) 号决议，第 8 段)

从那时候起，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特别是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都遭到种族主义军队的袭击。这些袭击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因此，和平也继续遭到威胁。难道安全理事会没有责任制止这一地区的和平所面临的这种威胁吗？

国际社会由大会在 1973 年 11 月 30 日通过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已把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定为危害人类罪行。南非既采取发展核能力的策略，又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安全理事会就有不容争论的理由对它采取行动。不可否认，南非违反联合国的决议，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镇压纳米比亚爱国者，就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

其他一些拘留法，包括 1967 年南非《恐怖活动法》中臭名昭著的第 6 节，在纳米比亚仍然有效；而且，逮捕纳米比亚人时，可以不遵照、事实上也没有遵照这项法令的规定通知最近的亲属。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应审议这几项决议草案；其中建议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适当行动，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有关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

现在就是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候了。如果有人想阻止采取必要行动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的决定，应该考虑到他们的立场的危险性。纳米比亚是由联合国负责的。联合国有庄严的义务，来协助纳米比亚人民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境内实现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

各会员国都不能不履行这一义务。

主席：谢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卢萨卡大使阁下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外交秘书彼得·穆希汉盖先生。安理会是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邀请的。现在我请他发言。

穆希汉盖先生：主席先生，承蒙你和安理会其它成员国允许我在这次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重要辩论中发言。首先，我要说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战斗中的纳米比亚爱国人士看到安全理事会终于积极着手处理纳米比亚的严重局势，因而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

这是自1978年以来安全理事会第一次辩论棘手的纳米比亚问题。那一年，安理会针对十二月的非法选举以及罪恶的南非种族主义占领者在纳米比亚单方面强行实施的种种措施和规定，一致通过了第439(1978)号决议。

对我们来说，安全理事会现在举行会议，本身就是西南非民组和其它进步力量在政治上的胜利。它们一向在各个战区里，在各级上，并肩携手向帝国主义统治、殖民主义压迫和种族主义的反动力量，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四年来，同样这些屠杀破坏的黑暗势力玩弄各种各样的花招，捏造消息，先发制人，阻挠各方把种族主义者及其同谋者对南部非洲各国和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恶迹提到安全理事会来审理。

结果，他们使安理会陷于瘫痪，故意造成了僵局，这就鼓励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在它占领的纳米比亚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政治镇压及其它一切非法的恫吓和新殖民主义行为。

这是北约国家——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合作者——所采取的战略。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注意到，主要的北约国家，就是西方五大国，已定于1981年4月22日在伦敦举行一次对抗会议，说是要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考虑未来的行动步骤”。这是西方典型的做法。每次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西方要不是宣布有一项新步骤，便是说非洲国家及其朋友们不要主张所谓的对抗，而应该合作寻求一项所谓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法。

(穆希汉盖先生)

言下之意是必须敦促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支持者“暂缓”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或只“提出缓和的”要求。许多年来这类事情非常之多，不是偶然发生的。我刚才提到的伦敦会议，无论从它召开的时机还是从它的含义来看，也绝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经过周密筹划的战略，旨在再次延缓对南非法西斯政权采取行动，继续维护资本主义大国及其巨型跨国公司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

尽管有人在制造险恶的计谋和诽谤，但是环顾安理会会议厅，看到有如此众多的来自友好国家的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政界人士参加这次辩论，我不禁感到鼓舞。这确实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清楚地表明他们支持和声援我们争取纳米比亚迅速彻底解放的民族事业。

也许在我们和联合国长期联系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时期比过去四年更严峻地考验我们作为这场斗争的领导和积极分子的耐性。这四年是严峻考验和磨难的年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知道自由总要以痛苦和牺牲作为代价。我们不断面临着人命屡遭残害、宝贵的财产屡遭破坏等种种挑衅，不得不表现出更为高超的政治领导才干和更高尚的政治家风度。

这一时期是以提出那个广为宣扬、大事吹捧“西方倡议”为起点，而该项倡议是要促成在联合国监督和监察下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借以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和民族主权。偏偏在这个时期内，它们不仅再次辜负信任、背弃诺言，而且大大减损和歪曲联合国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的特殊责任。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南非的朋友们以三重否决为南非解了围。

首先，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具体而单纯的非殖民化和非法占领的问题。纳米比亚爱国者和我国所有其它反殖民主义人士所要求的，无非是迅速实现毫无束缚的自由，并让纳米比亚全国，包括沃尔维斯湾、企鹅群岛和所有其它沿海岛屿在内，都得到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实质上说，这项要求早就成为联合国的一项神圣事业，因为《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以

(穆希汉盖先生)

及逐渐形成的一整套关于非殖民化和关于一切被压迫国家和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国际法原则，都要求这个伟大的机构的会员国支持西南非民组和纳米比亚爱国者在国内反抗欧裔南非人军政府的外国殖民统治和非法占领。

大约在十五年前，联合国结束南非过去对纳米比亚行使的一切管理权，接着作出庄严的承诺保证支持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直到这块领土获得真正独立为止。因此，我们认为，不言而喻的这项庄严的承诺依然有效，必须实现。

这已不再是争论中的一件事情，不应该因为这件事而继续辩论是谁的权威和责任正遭到破坏和挑战；是联合国的权威和责任。大家也一样明白清楚是谁犯罪；是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它继续顽固阻挠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在它占领的纳米比亚境内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对那个地区内独立的非洲国家一再进行侵略并无端发动武装攻击。

布尔人政权残酷压制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政治愿望，侵犯他们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在纳米比亚维持非法统治，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残酷政策和做法，使广大南非人民深受其害。对此，早在1976年，国际社会就在西南非民组和率先支持我们的友好国家的鼓励下，号召开展一场全球性的运动，来惩罚布尔人政权。

那时候，在1976年，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已经在最残酷、最戕害人性、最侮辱人格的种族主义殖民制度下生活了56年。又因新希特勒主义纯白人的国民党以秘密的兄弟联谊会为先锋，夺取政权，使这个制度更趋恶化。

我提及的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孤立、惩罚种族主义的南非，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全面实行经济制裁。

在印度支那取得的胜利、以前法西斯的葡萄牙各殖民地的革命力量在非洲取得的胜利以及南部非洲人民斗争获得的进展，在那时候创造了一种积极的政治气候，有利于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给非洲的其它地区带来自由和解放，制止外国商业利益集团掠夺自然资源、贻害非洲群众的行为。

(穆希汉盖先生)

坦率严格来讲，如果今天有人说，四年前套在种族主义占领者脖子上的绞索，由于国际舆论的集体意志的作用，眼看就要勒紧，后来却让他们脱身逃逸，这种说法是不够透彻的。种族主义占领者冷嘲热讽地吹嘘说，要维持国际和地区的现有经济关系，就不可缺少他们。

回顾过去的四年，我们现在可以说，原来以为西方五大国提出的是善意的外交步骤，实际上是为南非着想而精心策划的公共关系绝招——与其说是违约，还不如说是预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非显然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军事——工业和核生产中心的联合势力的前台总管和警察。到现在为止，它总算逃脱了进步人群的惩罚。

早先我提及有那么多国家的部长参加这次辩论，盛况空前。在此我要补充说明，这场辩论是在非洲发生了一些重大事故之后举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显然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1981年3月15日，前线国家的领导人和西南非民组的主席在罗安达举行了一次最高级会议。各领导人全面审查了南部非洲目前的局势，又具体地审查了纳米比亚目前的局势。他们强烈谴责驳斥了最近企图破坏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第435(1978)号决议并动摇和颠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的种种行为。他们说，传闻华盛顿为了帮助比勒陀利亚政权，有意向安哥拉的傀儡叛国集团提供援助，这不仅是仇视安哥拉的行为，也是与全非洲和热爱和平的人群为敌的行为。西南非民组完全赞成非洲领导人对此所表示的严重关切。

仅仅几天以前，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协调局特别会议，以南非在整个南部非洲的法西斯侵略行动给该地区各国人民造成的严重局势为背景，结束了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阿尔及尔举行的这次会议共有30多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和其它高级官员出席。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议，为南部非洲斗争的目前和未来的需要。

(穆希汉盖先生)

作出了重大决定。对我们西南非民组说来，这是世界社会最广大的成员特别表明与斗争中的纳米比亚人民友好团结。

不结盟国家的部长们在新德里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期间就决定召开协调局的这次特别会议，为此，我们向他们致敬。正如西南非民组主席山姆·努乔马同志在阿尔及尔的主要演说结尾时明确指出的那样，这次特别会议在“全球各个角落的朋友和敌人都听到的宏壮嘹亮凯歌声中”结束。

在此，我要向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先生、阿尔及利亚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再次表示申谢和感激，谢谢他们多般辛劳，精细的准备工作，提供的种种方便和协助，一如惯常的殷勤招待，确保会议圆满成功。如果我无所表示，那就是失责。

我相信阿尔及尔会议的最后公报现已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印发。这项公报和前线国家1981年3月15日在罗安达发表的联合公报——我认为这项联合公报也应成为安理会的正式文件——都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和某些对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负有责任的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的几个主要国家的政策和顽固态度，表示极大的愤慨和严厉的谴责。

在这项公报里，西南非民组荣幸参加的不结盟运动的友好国家，都对纳米比亚问题表示了鲜明的、决断的、一贯的、有原则的立场，指明了我们国内、国外的敌人是谁，并且通过了一项《行动纲领》来结束纳米比亚境内的殖民压迫和非法占领，进一步强调应该加强对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民组的支持和援助。关于这一点，部长们保证在物质上、军事上、政治上和外交上更大力地支持西南非民组，使其能够在南非顽固拒绝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情况下加强武装斗争。

同样地，部长们断定，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前线国家推行侵略政策，无端发动军事攻击，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虽遭普遍谴责，仍然顽抗